

烽火漫天拚學術

——記李莊時期的中央博物院

中央博物院在李莊為時五年多，正值國難當頭，生活最困苦階段，而同人工作未嘗稍懈，人人懷抱以學術報國，毫無保留的貢獻一己之力，且幹勁十足，做了許多有開創性的事業，例如對西南各民族調查與研究、對西北長城一帶考古與發掘、川康手工藝調查與研究等等，都是永久性的學術文化事業，都是在烽火漫天中完成的。

一年前，馮明珠教授起心想做口述歷史，帶同張麗端小姐和一位年輕的助理黎裕權先生，每逢週末來到我家，一聊不覺就到了華燈初上，他們只是爲了想要探尋一個平凡的人生，而不辭徒勞奔波，令我深感佩服！今年適逢故宮博物院成立八十週年，明珠傳話說《文物月刊》主編邀稿，指明要我談談抗戰期間在李莊的中博。那是個苦難的時代，也是個悲壯的時代，特別是抗戰後期，戰爭使我們國家民窮財

盡，物價飛揚，流亡學生靠政府貸金（每月配米二·六五斗）過活，入不敷出，我們學生伙食團（同濟大學工學院）斷炊是常事。機械系主任蘇知檢教授拿些講義稿發給窮學生抄寫、製圖，以此代工給些許酬勞。這時候的我貧病相連，好友徐幹之（案：索先生的中學同學，一道進入同濟大學，畢業後留校任職）帶來了一個訊息，博物院正需要繪圖員，我們去試試，我僥倖被錄用了。

這是我此生重大的轉變，從



時輪社成立週年紀念照 攝於南京中央大學
抗戰勝利，一群志氣高昂的年輕人，索予明先生（前排右二）與他的中學及大學同學共組「時輪社」，期許作「時代巨輪」。

索予明 口述
馮明珠 代筆



民國三十三年根據出土原件及索先生繪圖稿，由營造學社莫中江、王天木等所製作的複製品，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楚漆彩奩圖（作者手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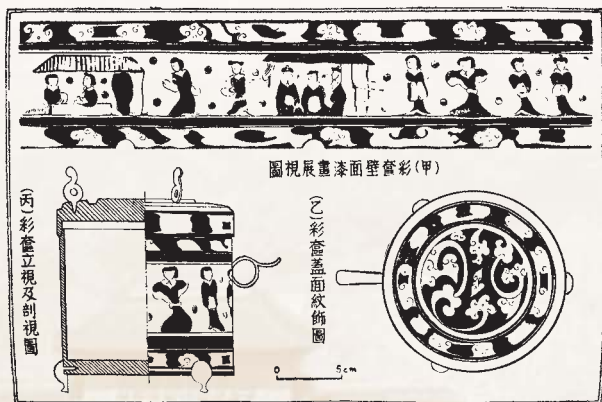
楚漆彩奩，製作精美，抗戰期間在湖南長沙出土。作者按原物模型繪製。

圖中丙圖是器形結構。

乙圖乃蓋面紋飾，中心作翠綠色雲紋而以粉線鈎勒，周圍以黃色采雲，極生動靈巧之緻。似從戰國時代銅器上花紋變化而來。

甲圖為器上漆畫展視圖。

圖中有屋二椽，宮女十一人，或坐或立，有行有止，裹衣細腰，長袖曳裳，神情曼妙生動。服裝一律玄色，粉白領袖，色彩調和，筆致輕靈，考古學家郭寶鈞氏定名為「宮闈燕居圖」。



此跨入了社會工作。記得頭一天上班，上司曾昭燏（一九〇九～一九六四）小姐叫人拿來幾件器物，小心翼翼放置在案頭上，曾小姐簡單扼要說明該怎樣做，我照著她的吩咐做去。這是一種「藏品資料卡」，那些器物大都是從未見過的，都有一個古怪的名稱，叫做觚、爵、觶、卣……這些與我無關，我的工作就是在這張卡片上畫「器物測量圖」。這張畫要按照一定比例畫，先從器物的中垂線對剖，一半是器物表皮的寫生，另一半要呈現它剖面的結構。這種卡片積得多了，我們的主管——考古學家李濟之（一八九六～一九七九）先生要來察看，他告訴我們：這是博物院的基本工作；他將那叫作「觚」的一組卡片集起來，排一排，說：從圖中表現出來每件器物的差異，就能明顯看出它所代表的時代，與先後期特徵。這時候我才知道那沒有「稜」的，正是孔子所謂的「觚不觚」了。李博士接著談到早年在殷墟時的經驗：

觚和爵是一對形影相隨的伙伴，有一觚必有一爵，但有一處墓坑中只看到有觚，這是被盜掘過的，它的伙伴終於在國外一處博物館中找到了。他一邊說著，雙手捧著一件冰涼的銅器，輕輕撫摸，從此我體會到這些器物是有生命也有感情的。由陌生而熟識而喜愛，從此我開始接觸這一門「古器物學」；也立志想做到一個稱職的博物館員。把我的這份感覺告訴了好友徐幹之，他最能了解我個人當時的處境（案：索先生的母親聽說索先生病了，便到後方看他，當時寄居表親家，寄人籬下，生活無依，索先生要賺錢養活老母），他說：既然如此，你就安心工作下去。這份工作著實令人著迷！前此當我看到同事中服務年資達二十多年，甚至有超過四十年的，覺得真是了不起，如今自己四十多年從一而終，這真是所謂「事有必至而理有固然」。（以上談話好像溢出了題外，雙目近盲，有勞明珠代筆，在此說聲「感謝」！）

* * *

現在我先從李莊談起。這是位在四川省南溪縣屬的一個小鄉鎮，上距川西重鎮宜賓市三十公里，每天有小輪船往返；循江而下，約需一晝夜航程可達重慶，交通便捷，又地處大後方，無虞敵機轟炸，物產豐富，鎮上有九宮十八廟（當時說法），建築都有相當規模，空間可資應用，適合於機關、學校作為辦公處所，或改作教室。當時駐在李莊的文

教機構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中國大地測量所、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同濟大學理、工、醫三學院、附屬中學、醫院和實習工廠，人才薈萃之地；中博籌備處擇在鎮上張家祠設立辦事處，設有倉庫，也有陳列室。

* * *

從南京到李莊，幾經轉折，此番大遷徙都只為逃避戰禍，抗

戰八年間（民國二十六至三十四年）中博面臨最重大而必須全力以赴的，就是那大宗藏品文物的運藏與安全保管。按當初規劃，本院最大的一宗收藏，即民國廿二年自古物陳列所移交的南遷文物五千餘箱，隨同故宮遷運，其中四七三二箱最後運存在樂山，六一一箱藏在峨嵋（含清國子監的十一箱），都得到妥善的照顧。其餘藏品，包含收購自善齋、頌齋、繪園古物、長沙漆器、鉅鹿瓷器、新疆採集石、木器，以及彭山、大理考古所得及民族學標本等，據勝利後統計，運回南京的共一七七箱，其中大都是本院珍藏，隨著總辦事處遷移；先在重慶南岸沙坪壩建庫貯藏，因日機空襲，一日數驚，旋遷移至雲南昆明，廿九年日軍進攻中南半島，佔領緬甸、越南，昆明情勢緊張，三十年又遷回四川，終於落腳在李莊鎮上。此數年間，未遑寧處，但工作上仍努力以赴，未嘗稍懈，大致可分三方面來說：



作者任職「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證明
民國七十六年二月，索先生在研究員任上退休。



一、藏品文物保藏與整理登錄

民國二十九年初，中博在工
作上有幾項重要的決定：

1. 遷到後方的標本，應妥為保管，並於可能範圍內整理之；
2. 本處推動的調查工作，在預算範圍許可下，繼續進行。

籌備處主任李濟是青銅器專家，在他主持下善齋、頌齋所藏移到李莊張家祠堂庫房，繼續整理登錄，這便是本人進入中博的主要工作。

二、民族調查

中博所推動的民族調查工作包括有：

1. 川康民族調查，特聘民族學者馬長壽（一九〇六～一九七二）為專員，率領調查團，始於二十六年元月，延續至二十九年李莊時期，為期數載的川邊及西康一帶民族考察，對藏族、康巴、羅羅、夷族、羌人等十餘民族進行深入而有系統的調查，測量各民族的體質，記錄他們的語言，探索其歷史，描

述他們生活的環境，分析他們的經濟社會、土司制度與社會結構，搜集了十二箱標本，撰寫了《四川大涼山羅夷研究報告》，開啓了近代川康民族研究的先河。

2. 大理發掘考古，特聘考古學者吳金鼎（一九〇一～一九四八，龍山文化發現者）與曾昭燏、王介忱等於二十七年十月入雲南大理考察南昭文化，前後發現古代遺址十二處，古墓十七座，並根據方志記載進行古跡調查，撰成《雲南蒼洱境考古報告》，也開啓了近代蒼洱文化區域研究的先河。

3. 貴州民間藝術考察，特聘著名工藝美術家龐薰琴（一九〇六～一九八五）主持，於二十八年冬與任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助理芮逸夫（一八九八～一九九〇）前往貴陽、遵義、安順、修文、龍里等苗族村寨考察，採得樂器、服飾、手工藝品四百餘件。

三、研究工作

王振鐸（一九一—？）主持的「漢代車制研究」，從文獻著手，結合漢代金石材料，完成約十五萬字的研究報告。

* * *

上述的這些工作都是長期性的，在時間上是連續的，與中博在李莊時期實難以截然劃分。茲就本院在李莊時開始推動的工作，擇要述之如次：

考古與調查

1. 麗江麼些族調查。民國三十年，一位杭州藝專的學生悠遊於玉龍雪山之下，突然接到一紙電報詢問願不願意加入中博工作，接著又收到聘書及工作計畫，是由凌純聲（一九〇—一九七八）指導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調查研究計畫」，其中包括麼些族的調查，中博是為事覓人，這任務便落在李霖燦（一九一三—一九九九）肩頭上了。長達兩年的實地考察，對麼些族的風俗民情、母

系社會、公田制度及文字、宗教都有深入的了解；三十三年在李莊出版《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三十四年再出版《麼些標音文字字典》，並對麼些經典進行研究翻譯，李霖燦成了「麼些先生」（參看索予明〈憶李霖燦與中央博物院〉，見《李霖燦教授學術紀念展》歷史博物館專刊，二〇〇四年出版）。

2. 四川手工業的調查。由中博專門委員譚旦岡執行，於三十年十月展開工作，調查項目包括製傘、製篋、造鼓、車紋、製糖、製鹽、鑄鍋、鑿井、夏布、蜀錦、刺繡、製銀器、製弓等等，調查工作至復員令下方始結束。來臺後出版了《中華民國工藝圖說》（台北，中華叢書，一九七二）。而英國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

教授也曾專程來台與作者訪談。3. 西北考古調查。開始於民國三十一年，歷經兩年大規模的西北各地考察發掘，初由中博與史語所合作分三組進行：敦煌

組由西南聯大教授向達（一九〇〇—一九六六）擔任，擬將敦煌壁畫作一系統整理；歷史組由史語所副研究員勞幹（一九〇八—？）主持，著重於漢代遺址及漢簡收集；考古組初由史語所副研究員石璋如（一九〇二—二〇〇四）主持，考察陝西六十六座遺址古蹟；其後又與其他學術單位聯合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與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蘭州史前遺址，最後完成《西北考古發掘報告》。

4. 彭山考古發掘。延續雲南大理南昭文化的考察成果，推判川滇接壤地必有古文化，決定在中博座落地李莊開始進行勘察，發現位於岷江左岸彭山縣崖墓極為重要，仍由吳金鼎、曾昭燏與王介忱等三人主持，於三十年四月進行考察發掘，後來加入者有夏鼐（一九一〇—一九八五）（中博專員）、中央研究院高去尋（一九〇九—一九九一）及中國營造學社陳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日報》記者胡小石的報導。

明達等，前後進行兩年，最後完成《彭山考古發掘報告》。另有與梁思成（一九〇一—一九七二）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合作的「中國建築及附屬藝術資料的搜集」，針對西南各省建築及附屬藝術資料進行搜集。又與

四川省博物館合作，在成都琴台進行考古發掘等。

展覽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中博奉教育部令要在成都辦一次展覽，幾經討論決定籌備兩個專題展覽，一為石器展，由李濟及曾昭燦負責，展出人類初期文明遺存；一為銅器展，接續石器，展出青銅禮器，由郭寶鈞（一八九三—一九七一）主持。

1. 遠古石器展。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展出「遠古石器展」，主要展出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商借的法國史前考古學家摩梯耶父子（父：Gabriel de Mortillet, 1821-1898；子：Adrien de Mortillet, 1853-1931）收藏石器的一部份，配合展出各學術機關在全國各地收集的石器收藏。據李濟的描述，展覽後來移至李莊展出，一日參觀人潮達八千人，可見盛況。

2. 商周青銅器展。由郭寶鈞策劃

的銅器專題展，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在重慶展出，陳列的銅器多是抗戰前郭寶鈞在河南濬縣、汲縣親手發掘出土的，因此出土情形也同步展出。根據同年十二月五日《中央日報》記者胡小石的報導，展品包括：十四件編鐘，十三件鼎、簋、獻、爵、尊等青銅器，一百二十一件戈戟等兵器，及近四百件車馬佩飾等。

民國三十三年，中博將抗戰時期的工作成果在李莊籌備處的陳列室裡，舉辦了四個展覽，分別為：貴州夷苗服飾展、漢代十三種車制展、中國歷代建築圖象展及雲南麗江麼些族文化展；三十四年又舉辦了中國歷代銅鏡展等。

* * *

總之，中央博物院在李莊為時五年多，正值國難當頭，生活最困苦階段，而同人工作未嘗稍懈，並且幹勁十足，做了許多有開創性的事業，例如對西南各民族調查與研究、對西北長城一

帶考古與發掘、川康手工藝調查與研究等等，都是永久性的學術文化事業，都是在烽火漫天中完成的。中博當時財政拮据困苦，能有此建樹，是因為有兩項重要的憑藉：

(一)、主管領導得宜

首長李濟之先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鼓勵同人向學，自己以身作則，懷抱以學術報國，毫無保留的貢獻一己之力，把事情做好。他說：我們現在是要「抗日救國」，這不是一句口號，要知道敵人稱「強」不是一方面的，我們的兵與敵兵抗、農與敵國的農抗、工與工抗、商與商抗，所以我們中央博物院要與日本的東京或京都等那些博物館抗，我們不要問在第一線的忠勇將士抵抗得了敵人嗎？我們應當問我們的科學或一般學術敵得過敵人嗎？希望能在這些方面壓倒敵人。聽了這番話，大家情緒激昂，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幹勁十足。

(二)、人才眾多

中博與其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具備了多方面第一流的人才，例如，李濟之的考古人類學、董作賓（一八九五）一九六三）的甲骨學、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的史學、趙元任、李芳桂（一九〇二）一九八七）的語言學、梁思成的建築學、梁思永（一九〇四）一九五四）的考古學、凌純聲的民族學、郭寶鈞的古器物學等；所栽培的後起之秀有夏鼐、勞幹、高去尋、石璋如、芮逸夫、曾昭燏、王天木、李霖燦、黃彰健、李孝定（一九一八）一九九七）等人，當時都還是青年人，後來也都成了著名學者。這些人，當你聽到名聲，覺得高不可攀，而我有幸一頭鑽進了這個學術殿堂，覺得距離卻是如此的近，確有如沐春風之感。

* * *

我最懷念的還是那兩位頂頭上司，李濟先生與曾昭燏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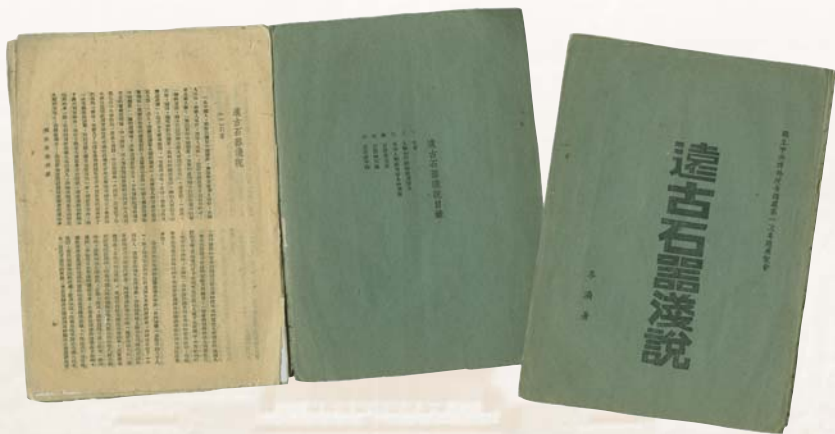
李濟先生帶著眷屬住在張家

祠的西邊，我們住在東邊，中間是張家祠堂的大殿；殿很大，前面是塊空地，像個空曠的大廣場，便利用來種些時蔬；有月亮的晚上，大家常聚於此。李濟也常散步至此，參與我們的說話，細說著得意的發掘與研究心得，從殷墟發掘的石虎、石梟，說到善齋、頌齋的銅器。記得他常將撰寫好的文章讓我們細讀，找出錯字，提出意見；意見不錯的，改動了一個字或發現錯字，便賞雞蛋一枚，在那個營養不良的時代裡，李濟覺得那是很好的獎品。記得當時意見最多的是夏鼐，夏鼐是史語所的人，當時中博和史語所幾乎不分家，兩邊的工作人員互相往來，不分彼此。李先生的論文我都仔細拜讀過，當時覺得艱深不易懂，常讀上好幾回，偶爾也提出一些淺見，至今仍珍藏著李先生為「石器專題展」所寫的《遠古石器淺說》。

我的頂頭上司曾昭燏小姐，她是一位工作十分認真的主管，她是湖南湘鄉曾氏後人，出身世

《遠古石器淺說》封面、封面裡及頁一

民國三十二年李濟之先生贈予作者，保存至今，書況良好，足證此書對作者的意義。
《遠古石器淺說》是李濟為中央博物院「遠古石器展」所寫的導覽手冊，從用紙粗劣，編印簡略，不難看出抗戰時期物資之缺乏。



家，受了良好的教育，英國倫敦大學碩士，也曾留德國，研究博物館學。她學識好，能力高，受到傅斯年賞識，禮聘進入中博。三十八年抵臺，胡適之先生到了台中，就詢問：曾小姐來了沒？沒有來，好可惜，那是個人材

啊！這是大家對她的評價。我認識的曾小姐：幹練，有抱負，外文好，工作嚴肅又認真。我們尊敬她又怕她，跟她在一個辦公室裡工作，除了跑廁所，差不多都坐在位子上工作，一點都不敢偷懶馬虎。曾小姐也是位考古學者，她的考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和吳金鼎合作的「雲南大理考古」、「四川盤山漢墓考古」等，中博均出版了專刊。曾小姐好學，也鼓勵屬下用功，她中午不休息，教我們英文。李霖燦先生會形容她的教學：「（她）真是講得好，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首尾貫串，左右逢源。」我們也知道她教得好，教得認真，但對我們而言真是苦不堪言，那時候的生活，晚上泡茶館，又去摸麻將，混到半夜三更才回窩，那有時間複習？中午難得的一小時休息時間（上午八點到十二點，下午一點到五點，夏、冬季稍作調整），只想補眠養神，那有精神學英文？因此總是想辦法逃學。如今回憶，真是蹉跎：當

時的想：幸好她不住在張家祠，下班後便回到月亮田她的住處去了。

* * *

李莊的物質生活過得很苦，可是精神生活還不錯，雖然在戰爭，大家的心是安的，相信長夜會有盡頭，勝利一定會來臨。也不懂為何，就是如此樂觀。那時候大家的新水非常微薄，能把三餐顧全吃飽就很好了。薪水採配給食物，我過了二十五歲，一個月分到八斗米，未及二十五便只有六斗，三十歲以上才有一石（十斗）米，按年齡分的，還折現配給些油、鹽、煤油等民生必需。我們根本就不領米，折價給政府資助的合作社，折來的一點錢誰都不夠用，便合起來輪流管伙食，一人負責一個月，自己採買，公家請了一個大師傅，專門煮飯。這便是我們的物質生活。前在故宮器物處工作的張銀武先生（現已退休），便在當時餐廳工作，他很年輕又聰明，學會了一門絕技——搗拓片，他是第三

代：技術是從史語所的第一代直接參加殷墟考古的王文林開始，第二代趙連城，再傳張銀武；他將絕活帶到臺灣，技術是真好，前些時候仍在至善園表演，拓園中碑刻。拓銅器才困難，因為它



老技工張銀武為散氏盤作拓片的情景。2000年。

是球面的，要將紙攤平是非常不容易。

談到李莊的精神生活，中博的特色之一就是「良好的讀書風氣」，不但研究員都是標準的書呆子，其他的工作人員也是人手一卷地看書。偶有新書出現，大家還會相互介紹傳閱，也有為立場不同的爭論和批評，十分熱鬧。若有國際學者來到李莊，隨時都請他作專題演講，「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話」，當日我們都熱衷於此。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館是在板栗坳山上，張家祠在山下，常聽同事說「上山取經去了」，就是說借書去了。

我們不能不佩服傅斯年先生的遠見，他將史語所圖書館全搬運到李莊，在那窮困的歲月裡，提供大家精神的滿足與寄託，做學問的人埋首於經史子集，得到研究所需；閒散的人寄情於詩詞歌賦、小說傳奇，各有所得；讀者最多的是那部《古版金瓶梅》，只是這些讀者實無意研究版本學。

白天上班看書，晚上的休閒便是三五好友泡茶館擺龍門陣了。我們住的地方，原是張家祠堂裡的糧倉，一倉住一人，木板建築，離地很高，要爬幾個樓梯才能進入。那時候煤油很貴，隨著戰事價格越來越高，根本買不起，如何打發漫長而又漆黑的長夜呢？最好是向有光亮的地方去。仲夏月夜，大伙坐在廣場上閒聊唱歌，或做詩詞接龍遊戲，你一句，我一句，背誦得十分得意，有人搶得急了，咬字不清，引得大家都笑起來；最後聯到《春花月夜》，有兩三韻硬是想不起來，想不起來便去睡了，睡夢中又被敲門聲震醒，原來有人想起來了，於是在月光下將《春花月夜》背誦一遍，確定無訛後，這才安心睡覺。

另外一個亮光處便是鎮上的茶館，茶館有明亮的美孚燈。這種燈的外型有的高腳，有的平短，都有個明亮的玻璃罩。點燈前先擦玻璃罩，罩子擦得亮，燈光更照人，大伙貪圖這點亮，坐

在那兒喝茶閒聊。有的只是來一杯「玻璃」，這是白開水的美稱，既衛生又省錢，老板按時的加水，客人坐得再久，也不會嫌棄，足見李莊人做生意厚道之處。直到茶館打烊了，才摸黑回窩。路上也沒有街燈照明，點燃用舊淘汰的緯藤桿（長江邊拉緯的竹編繩索，淘汰之後裁切成三尺到五尺一段一段的緯藤桿）當作火把，照著回到漆黑的窩，倒頭睡下。



茶亭 三層高的茶亭，是李莊的地標，至今仍存。

李莊的夜晚沒有娛樂，沒有平劇、京劇，川戲也很少，偶然來了野台戲，我們這些逃難來的也看不懂。電影看過一兩回，在小學放，是沒聲音的默劇，大伙稱它啞巴戲。記得有一年過年，與史語所合辦同樂會，因為我那班同濟朋友，他們有些是平劇社員，曾小姐讓我請來代表中博出個節目：清唱。在那個晚會裡我才知道董作賓先生很能唱，他唱河南梆子「彈棉花」，沒有梆子，用嘴巴彈著梆梆梆，邊彈邊唱，其樂融融，博得全場掌聲。

* * *

李莊沒有電，大家點桐油燈。這是用一把淺盞裝了桐油，裡面放二、三根燈芯，點燃起來，光亮不足，油煙很大，不好用也不好受，但是有些開夜車用功的人，就只好忍受了。據我所知中博與史語所就只有兩個人有煤油燈，李濟家裡有一盞，董作賓先生有一盞，董先生的那盞是傅斯年先生送的。傅先生是史語所所長，但也是國民政府參政

員，是社會上有名望之人，政客們都怕他，都叫他雷霆萬鈞派，他因為常到重慶開會，所務由董作賓代理，而董先生經常開夜車作研究，所以才買這燈送給他。我們想都不敢想，常拿本書裝個樣子，看看有沒有機會去沾點光啊。此情此景，在現代年輕人聽來真是難以想像。

* * *

最後我還是要談起濟之先生，他是守護中央博物院誕生，又撫育了她十五年的樞母，每當他談起中博的歷史往事來，老博士難掩激情，總是眉飛色舞，興奮不已。特別是國內幾處大家的收藏，如劉氏善齋、容氏頌齋、閩侯何敘甫的繪園古物等等，這幾處重要的精品有幾件青銅器，例如〈矢令尊〉，幾乎落入外人之手，真是得之不易！如今老博士已離我們而遠去，連「中博」這個名字也消失了！人與事都會改變，但歷史事實是變不了的，每一件古物都是見証，也是一首史詩。